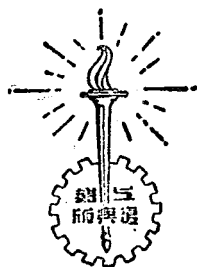




們女兒 祈

譯 尼 麗 著 林 尼 · 爾 弗 巴 聯 蘇

們女兒的國祖



題記

這一樸素的短篇，當然不過是一個插曲，然而，偉大的史詩，却正是由無數這樣的插曲所組成的。當敵人侵入了自己的國土，這國家的人民，年老的和年青的，男的和女的，都站了起來，拿起了武器，保衛自己的家鄉，自己的祖國。「俄羅斯把她最優秀的孩子們都送上前去了，」這是的確的，他們爲了祖國而倒下，但祖國却因爲他們而站立着。

「拚命保衛……爲了我們這又苦又甜的土地，」當年老的伏以斯底諾夫從血泊裏拾起來，他說了這樣的遺言；而年青的米卡，在自己傷重垂斃的時候，却鼓起了最後的勇氣，拔把手鎗來，把自己最親愛的朋友射殺！他願意他的朋友成爲祖國的忠實的兒子，却不願意他成爲祖國的恥辱。

因此，當希特勒已經從他的前進司令部裏望見了莫斯科的影子，當他已經準備

好了最威儀的姿態走向播音機前，正想向全世界廣播他的「征蘇戰役」的結束之時，却終於不得夾着尾巴，從莫斯科走開了。有些長城是不會崩壞的，那就是像這樣的長城；有些民族是不會被征服的，那就是像這樣的民族！

蟄居在一個小城市裏，在那漫長的秋夜，暗澹的菜油燈下，我讀了這個小故事，並且把牠譯了出來，獻給那些爲了祖國的解放而在戰爭中倒了下來的人們。

譯者

一九四五年十月。

在我們眼前，我們的同志們倒下來，
像俄羅斯人樣，批開自己胸前的襯衫。

——K. 西蒙諾夫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夜深，米卡·波波夫纔知道到底自己也要派赴前線了。
從營裏請了三小時假，於是，翌日清晨，很早很早，他回家裏去，告別那在鐘鳴巷
小屋裏一同住了十五整年的老祖母。

是清晨六時。秋的莫斯科之晨，灰黯，冷峭而且潮濕。整晚監視着，保衛着莫
斯科天空的那探照燈的藍色光芒，仍在灰暗的天空中，不斷掃射。

米卡沿着阿巴走着，一面不斷向上注視：照空燈在天空發狂般掃過去，又掃回

來，似乎是在捕捉什麼。而終於，捉到了。

米卡不由得止步，靜立在那尼奇茨基大街的轉角了。

藍光的交點上顯出一個幾乎看也看不見的乳白色斑點。於是，清晨的甯寂立刻被高射砲的怒吼衝破，而黑暗的天空中也噴出了無數爆炸的火花。

米卡正想去到附近的一家門口，覓取掩蔽，但想想就在這大街的轉角也未始不好。從人家的門口無法瞭望天空，而現在，天空裏好看的东西却多着呢。

原來的乳白色渺小斑點，不一會就擴大成一架吼着的德國飛機，也許還裝着炸彈。德國人想把牠們扔在莫斯科，可是高射砲却偏偏不肯放鬆。此刻，看起來，飛機似乎已經給打中了。幾縷蜷曲的煙髯和一條長長的煙尾巴，忽然在那敵機上開起花來。接着，在火焰的包圍裏，敵機在天空翻了三個大筋斗，在那無底的黯黑天空中閃出一陣短促的青燐的火光，就如一團火球一般，掉下去了。

米卡呆呆地站在大街的轉角，似乎是在猜測着那敵機到底是掉到了什麼地方去。於是，他悠然走過馬路，慢悠悠地，幾乎不會給一輛龐大的汽車壓倒。

在這清晨的時刻，所有馳過的汽車好像都發了狂，牠們滿載着行李和人，向着誰也不知道的什麼地方衝去。街上充滿着汽車的喧聲，使得在這清晨向例非常擁擠的電車的震響，也給掩沒了。行人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情，似乎每一個都特別地有着滿腔的心事和煩惱。

莫斯科告警了，整晚不曾入睡。這倒不是因為警報什麼的，而是因為前方不很痛快的消息。昨天，無線電宣布了我軍情勢突趨惡劣，敵軍已經突破了我們的防禦前線，正向莫斯科作着瘋狂的猛撲。

米卡轉向電車站，在電車將要開動的時候，就一手攀住登車的欄杆，正如其他的十數人一樣，單憑着肌肉的力量，掛在車上了。可是，一分鐘後，他總算擠進了車內。

車上雖是擠得怕人，但那天早晨却竟然沒有任何喧嚷和爭鬧。似乎大家都已互相默契，彼此都不作聲。正是一種不平常的，不可言說地悲哀的沉默。

巨大的悲哀落到人們身上來了；時候已經到臨，他們得趕緊離開莫斯科，否則

……否則就得不惜任何代價阻止敵人的前進。不惜任何代價。

米卡進了他的那屋子的前室。前室深處，樓梯口上，一盞綠燈閃着。正如一隻失眠的眼睛。沙包堆在屋角，這當然是爲了撲滅燃燒彈的。所有這些細節都說明着戰時的情況。米卡把鑰匙套進鎖內，開開門，踏進了那長而昏黯的走廊。外面是那麼嘈雜，而這裏却是這般出奇地靜寂，這不由得令他怔住了。

十年前，他慣常在這空的走廊裏玩耍，從清晨就跨住竹馬，疾馳起來，自以爲是位無畏的騎士，因此很妨害了一位沈睡的隣居，一位簿記員。每逢發了恨，簿記員照例就斷定這孩子的前程，說他祇合做土匪，做馬賊，充其量，也不過是個趕馬車的罷了。簿記員並且照例請大家等着瞧，他的話總會應驗的。

此刻，米卡，既沒有做馬賊也沒有趕馬車，又走過這黑暗的走廊了，而簿記員，爲一夜的警報所擾，也許正如十年以前一樣沈睡着的吧。而米卡，則是回家來告別的。誰知道，也許這正是他最後一次走過這個走廊呢。

開關就在門邊。他在黑暗裏摸索着，把開關開了，於是桌上的小燈頓時亮了起

來。

祖母也馬上驚醒了，一看清了是誰，就疾忙把腳從被單裏掖了出來，僅穿着原來所穿的法蘭絨寢衣，耗子般地忙亂起來了。

「別忙着，奶奶，」米卡請求她，皺了皺眉。「我沒有打算和您一塊兒吃早飯。我回來給您告別來的。」

「那麼，你是就要走了嗎？」她嘆息了，說：「我的漂亮的小乖兒——就要走啦！」

她抬起頭來，注視着他的灰色的眼睛。

「去得很遠嗎，米卡？」

「打仗去罷了，跟大家一樣……」

雖然他說過不打算吃早飯，可是她仍然忙着跑到廚房，安上鍋子。從廚房回來，米卡正蹲在衣櫥旁邊，在抽斗裏搜索着，於是，她也蹲了下來。祖母是個性急而且不含糊的婦人，她急於想知道她所能問得出來的一切事情。

「他們會給你桿鎗嗎，米卡？」

「當然哪。您知道，我是編在擲彈筒班裏的。」

「會兒以後，在孫兒身旁蹲得倦了，她又站起來，開始擺好桌子。可是，忽然她想到了還有些非要知道不可的事情。」

「當真嗎，米卡，人家說：那些德國人的頭子，叫作希特勒什麼的，就最恨志願兵。聽說他首先就把志願兵揍掉，怎麼也不容他們的……」

「難道您以爲我就容他？」米卡憤然反駁，仍然搜索着那衣櫥，一面又提出警告：「我說，奶奶，您最好別管政治……」

「誰管什麼政治來着？」她抗議了：「這不過咱們娘兒們隨便談談。要是萬一——哎，誰料得到呢——萬一你給他抓住了，天！別人會告訴他，說你是個志願兵的……」

「我這就明明白白告訴您，請您別管政治，」米卡哀求着她。

「我告訴你，我並沒有管什麼政治，」她宣稱着：「可是，孩子，你想想，我

也不是石頭做的心腸呀。哪怕一條狗也不能不惦記着牠的狗兒呢。我是你的血肉，你的奶奶……」

她終於流下眼淚，靜靜地輕輕地哭了。

米卡也不由得站了起來，聳了聳肩膀，紅着臉問道：

「那麼，您說，我該怎麼辦？逃？躲起來？」

「上帝也不容你做那種事情呀，」她說了，恐怖地。「感謝上帝，我們是俄國人。除了自己的家鄉，我們能逃到哪兒去？我這不過是娘兒們隨便談談——多少人都走啦。人家說德國人正坐着鐵坦克一直朝着咱們這兒衝，說是德國軍隊是從來也不會見過地那麼厲害，多多少少的兵和各種各樣的大砲和武器。」

米卡祇是來回踱着，不作聲。好一會，他纔溫和地問道：

「我把您撤退到什麼地方去，您看怎樣？」

「我還撤個什麼退呀？」她趕忙回答着。「就是在我年青的時候我也決不會來一套什麼撤退。何況現在，到了我這年紀……」

於是，祖孫兩個就默默地吃着早飯。廚房水池的龍頭滴滴答答着，很起勁；在走廊裏，那簿記員也開始蠢動，咳嗽着，清着喉嚨了。

米卡忽然記起他的兒時，以及兒時他是怎樣慣常睡在此刻放着他的大衣的那又短又小的箱上。父親死時，他還祇三歲，那時，他是怎樣被人送到這裏來，他已經不復記憶了。可是他還沒有忘記他曾經睡過那個箱子。稍長以後，他改睡地板，直到離開學校開始作事，這纔買了那張牀，而以後就一直睡在牀上了。

睡在那牀上，真夠舒服呢。牀邊有盞燈，可以用報紙罩了起來，整夜都能看書。晨間，剛剛睡得最甜，祖母却忽然把你推醒，叫道：「米卡，我說，米卡！起來，要不就該遲到啦。」

祖母可真爲米卡難過着。

他如今已經成長，很壯實，可以把他祖母像舉嬰孩一樣地，隻手提起。但是在祖母心裏，他却仍然是十五年前，某個善心的陌生人給抱來的那幼小而嬌弱的嬰兒，她第一次擁向她心頭的那溫暖而顫動的渺小動物呢。

人們說他已經有了女友了，在文化和休息公園裏碰見過他和她在一起的。隣居們甚至常常說笑：「您單等着瞧罷，許就在這些個好日子裏頭，他就會給您把他的孩子們一窠兒給帶回家來的，還給您帶回個漂亮孫媳婦兒呢。」老太婆也跟着人們一齊笑，可是，在她那無邪的心裏她却自己想到：「全是些胡說。孩子還小着呢。」而現在，這小孩子竟要打仗去。

「米卡，」當她拿開水滲着茶瓶的時候，她又說了；「他們怎樣把你的頭髮剃成那麼個樣子呢？是你自願的，還是人家強迫你的？你的頭髮原來多漂亮呀！你心裏不難過？」

「有什麼難過的？」

「可也是，」她輕輕啜泣着，而忽然，眼淚就迸發出來，號啕大哭了，好像她的心就要破碎似的。

正有一隻飛機從屋頂掠過，吼聲隆隆地。簿記員在門上敲着。

「喂，記着，」他說着，把門剛剛推開一條縫，「住宅管理員已經警告過啦，

要是有什麼事情咱們都得下防空洞去。都得下去。沒有例外。」

「我可沒工夫去，」老婦人說着，措着自己的眼睛。「我得送我孫子上前線去呢。」

簿記員把門再推開一點，而終於走了進來，他祇穿着拖鞋和襯衣，吊帶擺在身後恰像一條尾巴。

「啊——狄米特里·瓦西里葉維奇……」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這麼客氣地稱呼米卡的全名：狄米特里·瓦西里葉維奇。簿記員的臉而變得異常嚴肅了。他伸出手來，給那已經站了起來的米卡。

「那麼着，您是上前線去啦？」記簿員問。似乎是已經沒有什麼別的可問了。「他是自動投軍的呢，」祖母說着，這一次，在她的聲調裏有着幾分不自主的自傲。她用毛巾揩了揩自己的眼睛。

簿記員仔細審視了米卡好一刻，好像他是第一次會見他似的。顯然這年青夥子的一切都教他高興，那明亮灰色而固執的眼睛，那雄壯的肩膀，那寬闊而飽滿的胸

腔。

「哎，」簿記員嘆息着說了，「俄羅斯把她最優秀，最最優秀的孩子們，都送上前去啦……」

他沉默了一刻。於是，突然握住了米卡的肩膀，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說：「好的，狄米特里·瓦西里葉維奇，咱們再見。從前我說的……或者想的，請您別記着，不要恨我……」

眼淚閃着在那昏花的老眼裏。他並不擦掉牠們，也不想隱瞞起來，祇是爲了不知什麼不可解的理由，繼續說道：

「當我看着您，狄米特里·瓦西里葉維奇，我感覺十分慚愧。……我慚愧，因爲我已經是個老朽，因爲我怕炸彈。我整個的生活都教我慚愧……」

米卡不禁十分迷惘，十分狼狽。

簿記員和他再握了一回手，就正如進來的時候一樣，匆匆又走出去了，留下了一種無名的憂鬱重壓在這少年的心頭，而第一次地擾亂了他心理的平靜。

廚房裏，祖母正啾啾地哭着。

米卡看了看自己的錶，於是開始打點行囊——那就是說，他把三雙襪子，半打手巾，並從食櫥裏拿出一把剃刀，全都塞進自己的口袋。他周圍望望，看看還有什麼該帶走的。

六絃琴正掛在牆上，他拿了下來，擱在自己的膝頭。而忽然，連自己想也不會想到自己在做什麼，就彈起一隻許久許久以前不知在什麼地方聽過的吉普西歌曲了。

歌辭雖然古怪，荒唐，可是在那辭句上却附著着一股纏綿的憂鬱：

……你去了，我看着我親愛的肩膀

隱沒在黃昏的暮色中。……

他輕聲唱着這纏綿的辭句，幻想着這正是一個少女在歌唱着他自己，他米卡，出征前線去，也許那正是拿狄雅在唱着呢。拿狄雅，他想着，她現在究竟在哪兒呢？

祖母又從廚房溜進來了；她已經痛痛快快哭了個夠，此刻已經照樣精神，準備行動，好像什麼也不會發生似的了。

「你帶些什麼去呢，米卡？」

「要用的我都拿啦。我不用什麼別的。必要的我全有啦。」

「可以帶點兒糖菓和脆餅去呀。」

「要那些個幹什麼？」他反問着，可是並不是不高興地。

「哦，可是連糖菓也不帶點兒去總不成呀，」她堅持着，一面把糖菓和脆餅包到了一條彩色印花的手巾裏。「一九一四年，我也是這麼送你爸爸上前線，」她回憶地說着。「那時候他還沒有娶親。多麼漂亮的小夥子呢，跟你一個樣。他多麼威武！在騎兵團裏……」

多少次她對米卡描述着這位僅在照片上存在着的米卡的父親。

戰爭使父親成了跛子。母親爲着可憐跛子纔嫁給他，可是不久又丟開他了，誰也不知道她現在是在哪裏。也許，她也已經死了吧。

米卡把六絃琴掛回牆壁。「我也得爲父親報仇，」一想到德國人。在一股憤怒裏他不禁瘋狂地咬了自己的嘴唇，自己思忖着。「我得殺盡這些敵人，咱們瞧着罷。又不是我們先動手的。兩回了，都不是我們先動手。」可是，轉向祖母，他却說了完全不同的話：

「奶奶，請您給我照管着我的六絃琴。隣家的女孩子們會跑進跑出，來求着，可是怎麼也別借給她們。她們會弄得調不準音的。」

他又把六絃琴取了下來，在桌上攤開兩張報紙，十分仔細地把那樂器包了起來。

「回來的時候我還要彈的。」

於是，小心翼翼地又把牠掛了上去，就穿上大衣，帽子握在手裏，說道：

「好啦，奶奶，您用不着担什麼心。您可以照樣支領我的工錢。飲食上您還是照常，自己別太苦了。」

「我要你的錢幹什麼？」她說。「我自己也要去作工的。人家說老太婆也有工

作，可以替軍隊織手套呢。」

米卡彎下腰來，用手臂擁抱着祖母，熱烈地吻了她，三次。

她不再哭了，她的眼睛是乾的，當她直直地注視着他，她的眼裏似乎有着一股憤怒的光芒。但是，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却是慈愛的，憂傷的：

「米卡，無論我說什麼，你都得原諒我。我這一輩子還沒有教過你學壞。現在，我告訴你：既然是要打仗去——好的，就去罷。可是，記着這個：米卡，我把你撫養大了，從你這麼一點點兒，又弱又病，我撫養你成人。那年你害痢疾，我好不容易把你救過來；要不是我，你許早就死啦。謝天謝地，你瞧你現在長得多麼結實。公家給你上學，又給你津貼養活你，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事，纔長了這麼大。米卡，記着，」她忽然熱情地加重了語氣，「要是有一顆子彈朝你飛來，不許退縮。和那些惡魔們，那些吸血鬼們，拚命去，打擊他們，不讓他們混帳的狗皮上還留着一塊完好的地方。」於是，非常自豪地說了下去：「米卡，你的氣力該比那些德國鬼子強多啦，你一個就夠頂他們十個。你要記着，米卡。你的血管裏流着勇

敢的俄羅斯的血液。」

她送着他出來，又送到街頭。

「還有，米卡，你要記好，」她又開始了。「怎麼也不要辱沒我們。那麼，就是有什麼事情，斯大林同志他就會說：『瞧罷，波波夫老太太給我們送來了一位多麼出色的戰士。他不是徵募來的，是自動投軍的呢。』」

米卡微笑了。祖母也微笑着作為回答。他們再一次地接了吻。當米卡走下街頭，他感覺得心情十分愉快。

那是陽光燦爛的秋天，雖然普遍地籠罩着一層焦慮的色彩，然而却仍然是愉快的。

可是米卡·波波夫，當他躑躅街頭的時候，却在回想着另外的一天，更光明燦爛的一天。他記起，在那早秋的黄金似的陽光下，他和他的朋友們參加志願軍去。他們穿着短衫和夏天的涼鞋穿街過市，一個個都是工廠裏的健壯的小夥子，年齡也都和自己不差多少，每一個都憤憤不平，為什麼年齡不足就不讓參加正規陸軍！於

是，他們大夥兒，一整批，都投入志願隊了。

而現在，却祇有米卡·波波夫一個人在這街頭躑躅。他聽說有些孩子們已經上了前綫，可是也有些却沒有消息。比方說，他就不明白，帕西卡·特留比洛夫、阿方卡·伏羅比約夫、帕特卡·什切科諾戈夫、塞里約茲卡·克尼雅采夫或者阿卡西卡·特維雅丁，這一幫人，到底都上哪兒去了？有人說阿卡西卡已經陣亡，可是米卡心裏却想着：「我敢斷定，這是個謊。他怎麼也死不了的。」

他決然不肯相信他的最好的朋友已經陣亡。他再一次地想到了阿卡西卡，在那早秋，燥熱的黃金似的陽光之下，當他們一齊前去參加志願軍的時候，阿卡西卡該是多麼活潑，多麼高興。他記得，那一天是那麼燥熱，脚下的柏油幾乎也要溶化了。

而現在，柏油則已經冷卻。祇是他一個人在匆忙的人羣中，緩慢地，滿腔心事地走着。

終於，他在指定的時刻總算到達了營舍。

營房裏，米卡誰也沒有看見，祇有一位已經不很年青的伏以斯底諾夫，原先本是個泥水匠。在那寬大而明朗的屋子裏，他正一人坐在自己的架舖旁邊，給背囊釘着帶子，一面哼着歌兒。他有一張又黑又油又瘦的臉，使人不禁想起那些古老的神像來，可是那眼睛却很清明而且和善，正如一個小孩。看見米卡，他微笑了。

「啊，小孩子，莫斯科怎麼樣啦？聽見了什麼嗎？」

「人們預備走啦，」米卡說着，坐到伏以斯底諾夫身邊的矮小三腳凳上。

「那也很對，」伏以斯底諾夫說着，慰藉地；「小孩子們就該送走……那些在這兒用不着的，統統都該馬上走。用得着的自然會召集起來的。」

「可是您並不是召集來的呢，科斯卡伯伯；您是志願兵呢，」米卡提醒他。

「那算什麼，」伏以斯底諾夫說。「你可不能把我和別人打比。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觀。譬如說罷，我就痛恨別人來替我打仗。懂我的意思嗎？」

「嗯，可是不很完全懂，」米卡承認了，微笑着。

「啊，自然哪，怎麼能什麼事都完全懂呢，好孩子？」伏以斯底諾夫嘆息地說

了。「哪怕是隻象——那腦袋該大吧——可是我看牠也不能什麼都懂。在熱帶地方，土耳其人還騎着牠呢。」

每一次，倘使有人對於他，到了他這分年紀——他幾乎可以說是老頭子了——爲什麼還來參加志願軍，感到了些許好奇而想要加以探索的時候，他總是用這一類的笑話就支吾過去了。

「說到底，我也不算很老，」他總是這麼說着，一面惡作劇地眨眨自己的眼睛。「咱們來摔摔角，試試看。」

於是，就猛然伸直了他那和年青人一般活潑的身體，而那長而多肌肉的手臂和沈重的指頭，就如鉗子一般地展開來了。

在米卡看來，這老者簡直就是不竭的驚奇的泉源。無論他的面貌，說話的態度，整個的神情，以至於那孩子似的眼睛裏有時閃出來的狡猾的閃光，全都與衆不同。就是他這尊姓——伏以斯底諾夫——也很別緻。這姓氏，他是極其引以自傲的。

「咱們這家族呀，是從西比利亞來的。我們的高祖父就從那邊過來。伏以斯底諾夫家，歷代相傳，都是第一等的石匠，想想看，所有俄國的教堂，那多多少少的鐘樓，哪一座不虧了我們給砌起來……」

於是，那天真而半真半假的笑容就浮現到他的臉上來了。

「您有家嗎，科斯卡伯伯？」米卡有一次這麼問他。

「我爲什麼就沒有家？」伏以斯底諾夫反問。「你把我當了個什麼呀？難道我是和尚或者什麼古里古怪的道士嗎？你打聽這個幹什麼？」

「啊，我不過是問問罷了，」米卡說。「我猜想你也許沒有成過家。」

「老早就規規矩矩地成過家啦。六個女孩，兩個男孩，都做石匠。他們現在都打仗啦。一個在做少尉呢。」

「那麼，你此刻要是和兒子在一起那倒好的，」米卡說。「自己生的個少尉。」

「爲什麼要和自己生的在一起？」伏以斯底諾夫問。「我這麼着也並不見得很

壞。我一生還沒有讓我的孩子們來看管我。況且我又沒有病，又不怎麼的。我儘能自己顧自己……」

也許原因就在這裏。也許就是這種自尊心把他送到戰爭裏來的。

兵營裏有許許多多的人。有的像米卡一般年青。有的像伏以斯底諾夫一樣年老。他們全都有自己的舒適的生活，全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許多人還有孩子。可是，當莫斯科臨到了最大的危險，他們却全都自動丟下了所有的一切，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都城了。

例如，工程師卡特林就全家加入了志願兵營，自己當機關鎗手，女兒薇拉當急救員，兩個兒子，伊萬和索拉，當步兵，妻子愛芙琴尼·瓦西列夫娜當看護。

米卡·波波夫對於自己爲什麼來參加志願軍雖然從未感到絲毫奇怪，但別人，那就是說，和他自己全無相似之點的人們，怎麼竟然也來自願投軍，這却很令他感到興趣。也許各人有各人的動機吧？也許有一個共同的動機鼓舞了所有的人們吧？

和祖母分別以後，回到營房來，米卡對於自己所看見，所聽見的，都感覺着十

分奇特。這龐大的營房爲什麼竟然想不到地空無一人，他也很難捉摸。於是，他在伏以斯底諾夫身旁坐了下來，傾訴了他心裏的疑惑，而一步一步，竟引得這位驚人的人物對於許多問題發表起議論來了。這些問題，在此刻，也許不僅僅是米卡一個人所關心着的吧。

伏以斯底諾夫從坐位上站了起來，在那龐大的屋子裏來回走着，似乎是在搜尋什麼適合他那雙瘦長而強韌的手去做的工作。看見有兩張牀上的被單有些縐，他就伸手把他們牽平，儼然自認有着責任來看管這兒的一切事物似的。於是，他走向米卡，好像發怒似地說了。

「俄國決不會縮頭。這一點，我可以負責告訴你。這是我打過的第三回仗。咱們俄國人的脾氣，你可知道？頭一回你打我，我也許無妨稍稍退後一步，可是，當然還得一拳抵一拳。頭一回我們也曾給了那些德國人一頓好揍。第二回你打我，我的血就得冒上來，我就得對準你撲過去。可是，你要是第三回還來這麼一套，讓我流出血來，那我可怎麼也不能饒你。憑你是誰，我得抓住你的喉嚨，不是你死，就

是我亡，一定的。這是咱們的天性。祇要和俄國人交過仗的，全都知道。依我算起來，德國人打我們，這是第三回啦。他們正威脅着我們的莫斯科呢。可是，你瞧——人們全都豎起頭髮，昂起腦袋了！看看那些女人們——她們此刻就決不再哭。她們的憤怒把她們的眼淚燒乾了！昨天我到傷兵醫院去看一個伙伴，你猜怎麼的？女人們排成了多長的行列，要給傷兵輸血。如果有不會輸上的，她們就叫了起來，簡直像造反呢。『前線又不讓咱們去，』她們叫着，『可是咱們在這兒總該幫得上忙呀。』真的，她們真幫了大忙呢。她們和男人們一齊挖着戰壕。她們昨天在挖，今天還挖，明天還要挖。」

米卡心裏還揣測着：兵營裏的人們都上哪兒去了呢？不是已經通知過今天就要上前方去的麼？

伏以斯底諾夫不等發問已經先來回答了：

「他們全都和親人告別去啦，」說着，把頭朝着那些空的架舖擺了一擺。「到底，這可不比到丈母娘家去喝茶那麼隨便啦。咱們這是去打仗！在戰場上，什麼都

可能發生出來——也許負傷，也許陣亡。有些孩子們也許一輩子不能再回來，你能料得到嗎？所以，他們就要回去告別啦。」

伏以斯底諾夫走向那寬大的窗門，手腕撐在窗台，沈思地凝望着街市和那小的操場。於是，好像歌頌一般地，感歎着了：

「可是，是怎樣的一種戰爭，進行着在整個世界，在陸上，在海上，在雲空呀！你要是夢到了這些事情，你準會嚇死。可是，當這戰爭真來了，而且你也親身參加了，你却不很在乎。就是陣亡了，也沒有什麼；就是負傷了，你也受着。在俄國人，憑牠是什麼，沒有受不了的。老實說，米卡，這可真是個泱泱大國呀——這個叫作蘇維埃聯邦的俄羅斯……」

米卡此刻正看着窗外。一個戰鬥員走過操場，正向他們走來。米卡認識他，那正是工程師卡特林。他背着背囊，步度平穩而且均勻，好像還在上操似的；可是他的背部却已經有些僵僵。理髮匠阿圖可夫也從一個角落裏出現了來。

「你怎麼不也回去告別呢，科斯卡伯伯？」米卡問。

「我昨天就告過別啦，」那一個回答說，「所以今天我就不去。有什麼意思呢？不過是讓我自己和那老婆子難受一陣罷了。女孩們都嫁了，她們還管你什麼的？可是老婆子倒的確替我難過。說回來，老夫老妻在一塊兒也足足守了二十七年呢。……」

營房裏漸漸充滿了人。工程師卡特林坐在自己的架舖上，正努力想把兩本厚書塞進他的乾糧袋裏去。

廚子米克留多夫坐在自己的架舖上，對於工程師的努力默默地注意了很久，終於，無法再抑制自己了，於是問道：

「斯特潘·斯特潘諾維奇，您要那些厚書幹嗎？您可是要把他們帶上前線？」

「可不是正要帶上前線，」工程師回答。

「這可有趣得很，」廚子說着，曲肘爲枕，仰臥在自己舖上。「別人正把整箱整箱的東西扔掉——我剛剛看見的。你可在這兒收藏着那些寶貝書呢。」

「人有各色各樣，」卡特林簡單地回答。他到底從袋子裏抽出一隻大杯，硬把

書塞進去了。於是，他把杯子用繩繫在口袋外邊。

米卡走了過去。

書已經有了安置，卡特林於是對米卡說道：

「好啦，年青人，咱們要開啦？」

「是的。您已經和家裏人告別來啦？」

「可不是，」工程師欣然回答。「我妻子和我一塊兒到這兒來，女兒和男孩子們都上了西南戰線去。我那女孩子因為不能把貓兒帶去，心裏難過得很。我們有個多漂亮的小貓，叫作阿辛尼亞。祇好把牠和鑰匙一齊交給住宅管理員，還留了四十個盧布給牠買特種給養呢。」

……夜幕已經低垂，當他們上了卡車，向着前方進發的時候。新近下了雨，公路上仍然潮溼，在暮色中，積雨沈悶地閃着光。一層薄霧籠罩着道路。天空裏，飛機正嗡嗡鳴着。

米卡·波波夫在卡車上坐在伏以斯底諾夫和卡特林的中間。廚子米克留多夫坐

在前排，不斷對空瞭望，想要分辨出來那嗡嗡鳴着的飛機到底是自己的或是敵人的。

「是我們的，」他終於說了，似乎是通過那逐漸濃厚的夜幕，從什麼徵候裏到底猜出了實在的情形似的。他轉向坐在後排的伏以斯底諾夫，卡特林和米卡。「是我們的飛機呢，我說；他們是護送咱們的。」

「天然的，」伏以斯底諾夫以他那慣常的半認真半玩笑的態度說了。「假如說，那些德國人要是忽然在咱們頭上扔下一顆炸彈，我敢說，那味兒可不大好受。」

「我担保，他們這會兒決不會扔下炸彈，」米克留多夫滿有自信地說。

其餘的人沒有說什麼。卡車在公路上緩慢地爬着。前面，隱約可以聽見坦克的磷磷聲。也許，那是砲兵。

人們向着那漸趨濃密的暮靄和夜霧，注目望去。但是在他們心裏，他們却仍和留在後面的一切不可分離地連繫着的。

後面躺着的是莫斯科。在那裏，有克倫林宮，有紅場，有列甯墓。那裏有清潔

的雨灑的街道，寬闊的新的街道，在那些街道上頭，正如昨天或前一個月一樣，電車如游龍一般馳過，使電線冒出綠色的火花，鐵軌也發出了鏗鏘的震響。

不，所留下的決不僅是房屋的空殼，像米卡今天所想的。在此刻，莫斯科既已適應了新的條件，又和素日一樣，正進行着豐富而多方面的生活了。

在那些熄了燈火，偽裝了的電影院裏，許多影片正放映着，有那活潑的喜劇「牧豬人與牧羊人」，也有「安東伊萬諾維奇發了脾氣」。「偉大的生活」也正同樣在放映着。

米卡很遺憾自己沒有來得及到電影院去一次。他回來的時候，演的會是完全不同的片子了。

他完全自信他會回來。並且，莫斯科也會像今天一樣地屹立。各個電影院裏也會演着新片。可是，如果他回不來呢……

他不要思想這些。他繼續想着莫斯科。

他總是很幸運的，不是嗎？在工廠裏剛一想到究竟什麼時候他纔會派赴前綫，

而現在，他就正是向着前綫進發了。

平時，在他的工廠裏，工人們製造農業機器的零件，現在，却改造着砲彈緩衝機。在這時候，正當卡車在秋的黄昏之中進發着的時候，工人們正忙着呢。

脚多冷呀！那是寒冷的夜晚。米卡把自己的脚在卡車板上蹬着，想使牠們溫暖一點。他並且輕輕嘆息了。伏以斯底諾夫把自己坐着的毯子拉出一條，扔到了米卡的脚下。

「小孩子，拿去罷。好歹可以教你的脚稍稍暖和。不用裹布把脚好好地裹起來，自然會凍僵的。」

卡車停了，多半的人都高興有這麼個機會下車走動走動。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了一個婦人，穿着緊窄的紅羊皮衣，完全是老式的鄉間裝束，披着一條頗笨重的肩巾，而就從那肩巾下面掏出了許多仍溫暖的熟雞蛋來，分給那些志願兵們。

「多少錢一個，嬌嬌？」

「不要錢的，孩子們，」

「您以爲我們沒有錢嗎？我們多的是，我們不窮。」

「我要你們的錢做什麼，孩子們？我自己也不缺錢。可是，我請你們給我帶個信去。說不定在前方你們會有人碰見米哈爾·普式卡里阿夫的。要是碰見了，千萬請帶個口信，就說他的孀母——孀孀薇拉——希望他打倒那些德國人，是的，請千萬告訴他，什麼也用不着他擔心。」

一看見米卡·波波夫，她就拉住他的袖子，把一個溫暖的雞蛋塞進了他的手裏。

「簡直是我姪兒米哈爾的活影子呢，」她叫了，不轉眼地看着他。「你許會碰着他的。……真是一模一樣，一般高呢。」

人們又爬上了卡車。米卡也跟着爬了上去。這奇怪的女人對他感覺着這樣的興趣，令他不免有些害羞。臨行，那婦人又對米卡和他的同伴們畫了十字。

「當然，我知道你們是不信這些的。可是我怎麼也要給你們祝福。好好幹，我的孩子們，把那魔王給我們打出去！」

卡車繼續開行，約莫走了六個公里，又停下了：載着傷兵的救護車從對面開了過來，有些受傷不重的就徒步跟在車後。

這一回却有三個老頭兒出現在志願兵們中間，開始和他們談話。其中有一個尤其引起了他們注意。這人極瘦，並且，顯然喝了兩杯酒。他解釋着，他是爲了公共食堂的事。要到什麼地方公幹去，於是把手裏拿的一袋葵花子拿了出來，一分一分送。如果有人拒絕，他就感覺異常難堪了。

跟在救護車後的傷兵，有幾個也在從卡車下來的這一羣裏停留下來，老人於是對他們也分送着葵花子，並且攀談起來。最令他感覺興趣而想要知道的，就是德國人的戰法。

「首先，他們鑽開一個缺口，對不對？」他問着，而不等別人回答，又接着說了：「該對吧，呃？再就把部隊都開到這缺口裏來，衝過去。我又說對了吧，呃？接着，他們就弄個圈兒出來，把你圈進去。對不對？」

得到肯定以後，他就告訴他們：上次大戰的時候，德國人玩的也正是這同樣的

一套，但是俄國人已經識破了這套詭計，想怎麼對付就可以怎麼對付了。

「要緊的就是不慌不忙，懂得那訣竅，明白嗎？」老人說着，把口袋也扔了下來，要來指點他們怎樣去明白那訣竅。「德國人，你們要知道，一向就會唬吓人。唬人是他們最擅長的慣技。可是，你要是把他們好好地揍了一頓，你瞧，馬上他們就乖乖的了。怎麼也別害怕他們，孩子們！要記着，你們是俄國人？德國鬼子決不是俄國人的對手。他們佔去了幾個城市，那算得什麼？咱們全都要收回的。咱們也要照樣佔他們的地方。你們可不要以為我這祇是信口胡說。我叫作米赫葉夫。這一帶誰都知道我的。我參加過兩次戰爭，打掉了一條腿子。」

人們這才注意到，老人果真祇有一條腿，另一條却是木製的。此刻，他正忙着，抑止不住自己的熱情，要給這些後生們來解釋怎樣去打擊德國人了。

「剛剛多喝了一杯吧？」伏以斯底諾夫以一種譴責似的聲調暗示着。「是不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嗯，喝不喝有什麼關係？」老人說。「無論醒着或者醉着，我都會這麼說

的。况且，此刻，我不喝點兒酒怎麼也辦不到。我心理難受得很。……你們都上前綫去了，我可得留在後頭。假如我的腿子不害苦了我，你看我該會多麼高興地也上了去。那時，我就可以規規矩矩表演給你們瞧瞧怎樣去打跑那些德國人了。上次大戰我得過四次聖喬治勳章。如果你們回來還走這條路，可以下來看看我。我就住在這兒，米赫村。這一帶誰都認識我的。我可以把我的四座勳章給你們看看——我都藏在箱裏的呢。」

第一次地，米卡·波波夫對於伏以斯底諾夫感覺得很不痛快了。他何苦要傷那老人的心，責備他喝醉了酒呢？難道不是誰都可以看得出，這老人即使多喝了點兒酒，也還是個大大的好人！他是實心實意焦慮着，担着很大的心事，怕他們這般無經驗的年青後生們，也許一下子竟會給那些德國人唬住。米卡對於這位和藹可親的
老人一點也不覺得荒唐或奇怪，雖然他是很可笑地跳來跳去。並且，他該是多麼熱
忱地對這些志願兵們講授着戰術，而且對於他們的命運也顯然表現着多麼
的關懷！



卡車已經開走了好遠，他仍然站在那裏，揮着他的帽子，叫着：

「他們還是會給你們來一套圈兒把戲的，可是，他給你一個圈，你就給他兩個圈。怎麼也別害怕！他們幹不過咱們俄國人的。……注意！……」

飛機隨時都在公路上空嗡嗡着，而這時却發出了一陣沈悶而令人心悸的響聲。卡車上的人們瞭望天空，看見了成串的洩光彈噴在黑暗的空際。空戰開始了。

卡車不再停止，一直向前駛去。他們得趕緊，因為他們是在向戰爭走去。但是戰爭却迎着他們走來了。

大砲的吼聲變得更其震耳。砲兵的對戰正進行着。就是在公路上，也顯然可以看見赤紅的火箭和砲彈的火光。

不遠的地方正在進行着激烈而頑強的戰鬥。但是對於站在那裏眼看卡車駛過的村中少年，戰爭却似乎還不曾真正開始。他仍然做夢也想着要加入軍隊，以羨慕的心情看着卡車衝過，駛向前綫，駛向那火光爆發，火箭閃耀的地方。

天邊的紅霞顯得更燦爛了。

工程師卡特林原來在大砲聲中打盹，猛然一震醒來。卡車沈重地落到一處深的車轍裏去了。似乎是一個炸彈的彈坑，剛剛填過，但不曾填得很平。

卡特林掏出錶來，在黑暗裏想認出是什麼時候，但怎麼也看不出來。

「喂，米卡，你看看罷，」他說，「你的眼睛當然比我的尖些。」

「已經快八點啦，」米卡告訴他。於是，更仔細地看了看：「七點二十。」

「我想着也該差不多是這時候啦，」他嘆息地說了。「早過了我該醒來的時候呢。」

「怎麼說呢？」

卡特林微笑了。

「每天飯後我照例該睡一會兒。七點半我們喫茶。這時候，全家就聚會在一塊兒啦。」

「還記着這些個事情……」米克留多夫恰好這時也醒來，喃喃着。「平時的那些事情，你這會兒可說不了。哪，平時這時候我就該睡覺啦。我每天都很早起

來。可是，現在，夜晚和白天就沒有分別。這是戰時呢……

卡車載着志願兵們，不久就折離了公路，轉入了森林。在森林那邊的什麼地方，戰爭正進行着，而米卡和他的同伴們則正是這麼度日如年地，向着那戰爭走去。從他們離開莫斯科以後，好像至少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了。

林中漆黑。汽車終於停止，人們從車上跑了下來。米卡·波波夫無所適從地站了一會兒。於是，大家都向森林處走去。米卡也跟着他們一同走去。

雨後，地上非常潮溼，脚步踏過，發出唧唧的響聲。

新來的人們被分配在各個掩蔽部裏；米卡，伏以斯底諾夫和米克留多夫恰好派在一處。

掩蔽部裏點着一支臘燭，生着由幾塊磚石砌成的小火爐。有人正睡在舖在各個角落裏的乾草上，蓋着大衣，也許是剛剛到不久的。靴和綁腿都放在火爐旁邊烘着。

伏以斯底諾夫首先進來，彬彬有禮地向每一個人打招呼，祝福他們健康如

意，於是，開始卸除衣裝，一切都做得十分自然，正好像他是清晨纔走出防空洞。而這時，是回到自己家裏來了。

米卡也照樣做着。他脫下靴來，看見掛在爐上烘着的綁腿已經乾了，於是把他們拿下來，把自己的掛了上去。

「喂喂，」不認可的聲音從黑暗裏發了出來，「把別人的東西隨便亂扔，是什麼主意？」

「早乾啦，」米卡平靜地回答。

「不管乾不乾，」那聲音已經在發脾氣。「咱們得講究個先來後到。……」米卡向那黑暗的角色望了一眼，對那生氣的人解說道：

「你怎麼不先買張票把這地方定下來呢？你該這麼做呀。那麼，你就可以一輩子在這兒烘綁腿，愛烘多麼久就烘多麼久呀。」

「噫，敢說不是老米！」生氣的人這時却愉快地叫了。帕特卡·什切科諾戈夫跳了起來，赤着腳從黑暗裏跑出來。「我怎麼也想不到是你，」他說着，坐在米卡

身旁。

米克留多夫正從容不迫地脫着靴，解着鷄腿，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這時却瞥了他們一眼，按照着他那怎麼也不說吉祥話的老習慣，發言道：

「朋友們相見不相識，那就是一種預兆。不被認識的，許會負傷，也許陣亡。」把靴脫了下來，想了想，他又添說道：「也許會發個大財。」

「好的，那麼我會發財啦，」米卡說。

帕特卡·什切科諾戈夫告訴他，帕西卡·特留比洛夫和阿方卡·伏羅比約夫都到了好些時候。帕西卡受過傷，但已經好了。塞里約茲卡·克尼雅采夫已經陣亡。

「真可惜，」米卡說；「他是個好小子。」

「都是他自己太疏忽，」什切科諾戈夫解釋說。「教他不要把頭伸出境外去，他竟伸出去。一緊張起來就什麼都忘記了。」

「總而言之，還是太可惜的，」米卡說。他想問問阿卡西卡·德維雅了怎樣，但終不肯開口。這是太難開口的事。「住後再打聽罷，」他自己想着。現在，他再

也沒有懷疑，祇有認定他的最好的朋友已經死了。如其不然，帕特卡當然也會提起他來的。

他們正談着的時候，帕西卡·特留比洛夫進來了。接着，阿方卡·伏羅比約夫也跟着進來，却是個瘦小而貌不驚人的小夥子，但異常活潑，隨時都可以來一套惡作劇，綽號叫作「麻雀」，是再合適也沒有的。他飛也似地跑進掩蔽部來，蹲在火爐旁邊，於是連珠砲似的問題就對着米卡射過來。帕西卡·特留比洛夫默默聽着，有時也插入一二問題。

每個人都想知道莫斯科到底怎樣了。米卡告訴他們，莫斯科照常熱鬧，祇是沙包加多，更多的陳列窗加上了護板。其餘一切，全都照常。

「聽說多少人都離開了莫斯科，真的嗎？」特留比洛夫問。

「是的，有小孩子，當然不得不走，」米卡告訴他們，「還有那些不担任戰時任務的。但是，幾乎所有的人全都留下的。」

「德國人時常轟炸莫斯科吧？」特留比洛夫問。「轟炸得厲害吧？」

「不，不太厲害，」米卡誠懇地回答。「我們的空軍不讓他們進來，已經把他們打下許多來了。」

「每天傍晚，我們一聽見敵機從上空飛過，我們心裏老着急，想着牠們是飛向莫斯科去的，」阿方卡·伏羅比約夫告訴他。「每天傍晚，我們都想着牠們會跑去把莫斯科炸成碎片，那般強盜們！有時，我們真情願牠們把炸彈扔到咱們這兒，可是，要放過莫斯科。……」

「不要緊，」帕西卡·特留比洛夫安慰他。「咱們不久就會和他們面對面來好好地拚拚，咱們得讓他們知道：莫斯科的仇，以至於一切一切的仇，咱們都得報的。」

當作門簾的膠布忽然扯了起來，阿卡西卡·德維雅丁進到掩蔽部裏來了。

這青年人的出現，誰都不感驚訝，除了米卡以外。米卡怎麼竟會以為他已經死了的呢？這時候，他已經記不起來到底是誰告訴了他這個不確的消息。

阿卡西卡還是照常清瘦，照常細長，也照常漂亮：穿上制服，許更漂亮了。在

文化與休息公園裏常見的那些女孩子們，現在很該來看一眼這個漂亮的青年。但是，無論如何，他總是很受女孩子們歡迎的。

阿卡西卡進來的時候，沈默也就隨之落在大家身上。現在，米卡纔明白過來帕特卡爲什麼把所有的相識都提說遍了，而偏偏不會提起阿卡西卡。

這般年青人對於他都不怎麼贊同。一般的輿論都認爲他未免有些太會說語，會出風頭，過分地會自己想到自己，自尊自傲。

看見米卡的時候，阿卡西卡並沒有表示很大的驚異：他的招呼勿甯說是相當冷淡的。可是，這却正是他向來的作風。米卡看見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說不出地高興，從背囊裏拉出一雙乾的襪子來，把靴子再又穿上。爲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總之，現在他是不想睡覺了。

稍後，他和阿卡西卡走了出去。在沈靜的森林上面，有黑暗的天空，星星們大而且明。「那也是我們的星星呢，俄國的星星呢，」米卡想着。看見這靜夜的星空，他像小孩子一般地愉快了。他的心情這時已經非常愉快，喜悅，懇切而且熱

情。

「不知是誰告訴我個莫名其妙的謠言，說你陣亡了，」他對他的好友說。

德維雅丁於是詳細地，有聲有色地給米卡描寫自己，如何在戰鬥以後在森林裏迷了路，如何日以繼夜地探路回營，幾幾乎不曾落到了德國人的手中。

德維雅丁已經見過德國人，打過仗，這就給了他一種較之米卡優越多多的發言權，而這優越的發言權，他就毫不猶豫地儘量利用起來了。

在黑壓壓的松林裏，間或也有一二株銀色的白楊劃然突出於那周圍的沈鬱之上。阿卡西卡以他那素常自負的神情踱着步，不屑似地談着他自己的歷險記，雖然是不屑似地，但心裏的愉快却很顯然，所表達出來的印象都不外乎是：他是隻身作戰的，毫無假借，所有其他的人不過祇能預算背景，好把他的戰績烘託得更為凸出罷了。

按一般的情形來說，他至少也應該記得，他之所以加入志願軍完全是出於米卡的誘導。但是，對於這，他竟然連提也不會提起，却一直描述着他的戰績。

米卡祇是留神諦聽。甚至這種不斷的自我描寫，第一人稱代名詞的永恆的堆積，這已經成了阿卡西卡的特色，幾乎令所有他的同輩們都對他起了敵意的，却一點也不會令米卡厭煩。

米卡一面留神諦聽，一面却不自主地想要捕捉那要點，想要明白作爲一個新來者的他所須知道的那些實際情形。他想要約略知道所謂戰爭的真正面目，也想明白前線上目前的情形，並且，德國人是否果真正以飛快的速度前進，以至於想擋一擋也都成了很困難的工作。

可是，除了關於自己的戰績，自己的經驗和情緒以外，從阿卡西卡口裏什麼也捉摸不出：在他的故事裏德國人被描寫得出奇地膿胞，簡直可笑得很。雖然是在自己最好的朋友面前，阿卡西卡也不禁要自誇自讚的。

但是，這却一點也不會使得米卡氣短。他從來就沈默寡言，信任自己和自己的力量，有決斷，不會阿附盲從，甚至相當固執，所以他也決不害怕任何人來侵犯他或侮辱他，或在任何對大家全都公開的園地裏偏偏把他擠了出去。他從不想着自己

比旁人更好或者更壞，他祇認爲自己也正和大多數人一樣而已。他以爲，自己也有所短，有所長，反正和別人一樣罷了。「你不吹，咱們也決不吹；就是你吹罷，咱們還是不吹，這就完了。」總結起來，他的態度就是這樣的。

他知道，在許多方面他確乎比阿卡西卡強；但是，有些事情，阿卡西卡也確乎比他強：從小學時代，他們共坐在一張桌上的時候起，情形就是如此。

例如，阿卡西卡有着活潑的想像力。他喜愛詩歌，朗誦起來很是美麗動人，並且，甚至於也會寫些詩歌出來。在學校音樂會裏，他是時常表演的。因爲他是一個極敏感極富感情的孩子，所以教師們總很鼓勵他。對於女孩子們，他更是經常的優勝者。在這種事情上，所有的有利形勢全都是屬於他的；他漂亮，善於言談，並且知道怎樣來引起人們的興趣。

可是，並沒有絲毫嫉妒的心情來損害他們之間的友情。反之，在米卡，能得到像阿卡西卡這麼漂亮，這麼到處受人稱羨的一個小夥子來做朋友，却是引爲榮幸的。至於阿卡西卡怎麼會對米卡感到了興趣，那却比較難於理解。也許簡單地就因

爲是環境把他們扔到了一起，所以彼此就厮混得熟識了吧？可是，米卡對於他的朋友，却比這朋友對他親切得多。

近來，他們很少會面。米卡已經開始作事，而阿卡西卡則仍然繼續就學，預備將來去當技師。但他們的關係却仍然保存着。在學校裏同屬於一組，當然是使他們成了好友的主要原因。

帕特卡·什切科諾戈夫也屬於這一組，還有阿方卡·伏羅比約夫和帕西卡·特留比洛夫；已經陣亡了的塞里約茲卡·克尼雅采夫也是屬於這一組的。

所有這些孩子們都在米卡工作的工廠裏工作，並且，也是大家一同前去參加志願軍的。而現在，在這裏，他又看見阿卡西卡了。

從來，他們總是很高興能夠互相聚首。而現在，在這森林裏，離前線不遠的地方，他們再一次地理解到，除了在他們兩人之間以外，能夠這麼公開地，這麼無所掩飾地暢談一切的朋友，是再也沒有第二人的。

阿卡西卡把自己的廬險記高談完畢以後，就開始問起莫斯科的情形，完全忘記

了再來吹噓並且把自己戲劇化。他們凝望着星空。聽着松濤，於是互相訴說幾個月以前他們誰也不會夢到他們竟會在這樣的森林裏相會，而且還在戰時，當敵人正向着都城莫斯科瘋狂地猛撲着的時候。

「記着，」米卡說，「我們往常是怎樣說着我們的祖國。在集會的時候我們慣常說，爲了保衛我們的祖國我們決不吝惜我們的生命。現在，你看，時候已經到了。……現在，我們正該決不吝惜我們的生命了。」

當他們回到了掩蔽部，看見在那裏的不是拿狄雅還是誰呀！她跑到米卡跟前，並吻了他，這令他有些窘，但並不會破壞他的喜悅。他想着：「現在，咱們全在這兒啦——甚至拿狄雅也來啦。」看起來，拿狄雅對於他也許並不是完全冷淡的。

可是，他立刻看了出來，這也不一定靠得很穩。拿狄雅原來是在救護隊裏工作，祇在有空的時候偶爾過來談談。從她的行動看來，並不能說她對於某一個孩子特別要好。她不過是在感覺着寂寞，並且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時候，這纔過來看看她的老同學們，對於大家，其實都是一律看待的。

現在，她正坐在爐邊。

「孩子們，你們得弄個六絃琴來，」她說，「還會兒，唱個歌兒什麼的，倒挺合式的。」

這便米卡想起了他的六絃琴來，並且，也想起他曾經最後一次地，是怎樣一面彈着那六絃琴，一面心裏想着拿狄雅。

所有那天早晨在莫斯科他所作的一切，所有在那天和那個傍晚他所想的一切，現在，看起來似乎都不必要，都是瑣屑不足道，甚至不值得記憶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要到明天纔能出現。……

插在空汽水瓶裏的蠟燭快燒完了。他們圍爐坐着，談着這和那。於是，談話終於再又轉到德國人身上，正如在那些日子裏所常有的。

帕西卡·特留比洛夫告訴他們，有好幾個蘇維埃的新師團在昨天和今天已經到達前線。據傳說，甚至西比利亞兵也早到了，正和德國鬼子在苦拚。但是德國人還是源源到來，沒有完結。

帕特卡·什切科諾戈夫退入角落裏他的草墊上去，帕西卡和阿方卡也跟着回到了角落。

他們都挨着躺下來，留下一個空位置給米卡。但米卡却想阿卡西卡也睡在他們旁邊，所以請他們也給他騰出了一個空位來。

半夜裏，又開始下雨，在整整的翌日上午，仍然繼續傾落。孩子們聽說，道路已經給淋得不成樣子。但是，伙食車仍然按時開到。

他們都冒着傾盆的大雨出去取領他們的湯和粥。這些都在清晨就送了來，而且都做得很好，尤其是蕎麥粥。可是，曾做廚子的米克留多夫却有些看不上眼似的，頗不感覺興趣地吃着。

「當然囉，這可不比你在都會大飯店裏當廚子的時候啊，」伏以斯底諾夫諷刺地說。「你那時候當然有白糖的啊！」

「都不關事，」米克留多夫說。「問題是，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烹調。不過乾脆糟塌公家的東西罷了。」

「你該到廚房裏去做給他們看呀，」伏以斯底諾夫告訴他。「在廚房裏作戰，那可有趣很多。起碼可以減少一半的危險。」

米克留多夫很不耐煩地反駁了一回，反攻過去。看起來到似乎非要爭吵起來不可了。正在這時，在伙食車旁逗留得最久的帕特卡却跑了進來，給他們報告新聞：近百個德國俘虜到了。

米卡·波波夫想把吃剩的早餐放下，看俘虜去。米克留多夫也穿上了外衣。但伏以斯底諾夫却說道：

「忙什麼？將來會看見多少呢——活鮮鮮的德國鬼子。」

這時，一個給雨淋透的從未見過的中士跑了進來，告訴他們預備立刻出發。

外面，雨仍在下着。中士匆匆給他們說明了他們的任務。於是，大家上了卡車，立即開行。

雨下得更大了。道路，在有些地方，簡直被雨沖掉。但卡車仍然不停地向前直駛。米卡·波波夫很焦急，很擔心，不知道自己的裝備整齊不整齊，或者是不是遺

忘了什麼，而且，爲什麼在這個中士來帶領呢？他們自己原來的隊長呢？

「這兒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他坐在伏以斯底諾夫旁邊，說。「好些都不是咱們隊裏的。中士也是不認識的。」

「沒有關係，」伏以斯底諾夫回答。「顯然那都有必要，現在可沒有時間來管那些事情了。」

卡車從森林裏鑽出來，在碎石子路上顛渡着。不久以後，他們到達了附近的另一森林，車的邊板一碰，在車還不會停下以前，他們已經下車來了。

把帆布扔在車上，人們跳了下來，分散在森林裏，低低地蹲伏着。

米卡也和其他的人一樣，匍匐前進，小心翼翼地。

在他前面，他祇能看見中士的彎着的背影。他極力追隨着他。

現在，中士却屈下了一隻膝頭。米卡正想也同樣做，却看到中士正和什麼人在談着話。

這裏，在潮溼的落葉上，躺着一個受傷的紅軍弟兄。

「緊緊靠左，中士。靠左，」那受傷的弟兄急促地喃喃着。「那邊，左邊，有個灌木林。您得把敵人從林裏趕到沼地去，讓他們陷在那裏。」

米卡向左轉，中士也向左轉。跟着他們，陸陸續續，一連串地，整隊人也都上來了。

他們又碰到第二個，接着，碰到第三個紅軍弟兄躺在地上。離開不遠，躺着一個穿灰制服的死了的德國兵。他仰天躺着，一半身體斜依着一顆樹幹，像是順着那樹幹滑了下來似的。米卡深深望了那死人的臉面一眼。死人似乎是在做着鬼臉呢，露出長長的黃牙來。

「你們的隊長在哪裏？」中士問那負傷的紅軍。

「在谷子裏。瞧，那邊，」那人以微弱的聲音回答。「也許陣亡了，也許還沒有。總之是躺在那兒啦。他們幹掉了咱們三個隊長，這些狙擊兵。他們躲在樹上的。」

中士並不會跑。他祇是向谷邊匍匐前去。米卡也跟着。頭上，有子彈呼嘯而

過。打斷的樹枝從樹上落了下來，落在他們身上。

谷裏，躺着一個少尉，兩腿，肩膀和頭上都負了傷。一個女子正替他裹着傷。中士彎下身去。他們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着話。

米卡對於他們說的什麼，怎麼也聽不清楚。他祇見中士四圍警視，似乎在找誰，而當他的目光落到米卡身上，他說了：

「你跟着我。担任連絡。」

「好，」米卡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像在家裏似地隨隨便便回答了。對於自己的聲音也幾乎不能辯認。

但是中士對於這些却全不注意。他祇是問道：

「你的名字是……？」

「米卡·波波夫，」米卡回答。

「很好——波波夫，」中士重複了一次。「跟我一起。」

「我遵從您的命令，跟您一起，」米卡按着軍隊正式的規矩複述了命令，甚至

想要立正起來，但這却無法辦到。他祇把鎗緊緊地握了一握，而當他這麼作着的時候，却注意到自己的手上已經染着血漬了。

血正從衣袖裏滲透了出來。「怎麼，就受了傷？」他懊惱地想着。「我甚至還不會有機會放一鎗呢，且不要說什麼擲彈筒。真奇怪，到底是誰打中了我？」

憤怒，受了污辱的感覺，以至於深怕一事無成就離開了戰場的那種煩惱，將所受的慘痛整個窒息了。米卡想要把自己的血隱藏起來，但他的鎗上、衣袖上、大衣上、却都已染上血痕了。

「我們得把他們從那樹林裏鏟出去，」中士說。於是，以一種完全不像是自己的聲音，他發出口令了：

「庫茲明和雅可夫萊夫，帶領部下從右方迂迴敵人。機關鎗四挺。其餘跟隨我。」

有幾個立刻匍匐上去。

米卡隱約瞥見阿卡西卡在樹叢當中，但不能看清他是否一同上去或是留了下來。

來。米卡很想喊一聲「阿卡西卡！」但覺得難爲情。在這種場合這麼喊叫，也許是不很合式的吧。

血滴在地上，他隨着中士向前爬去。他一路爬着一路想道：「我像山羊般淌着血呢。」傷痛現在是更加劇烈了。

當他們到達了灌木林對面，已經砍倒的一片樹前，中士忽然停止下來，平直伏下。米卡也伏在旁邊。在他們周圍，一條線展開，彼此相互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弟兄們全都伏下了。從灌木叢裏，時時發出來德國人的集中射擊。

泥土和隔年的腐蝕的落葉散發着強烈的氣味。人們正挖掘着自己的掩體。米卡也跟着做，一伏下來就開始挖掘。

忽然，好像有人用手肘輕輕推他。他周圍一望，原來是伏以斯底諾夫在拉着他的血染的衣袖，說道：

「我給你把它紮起來。」

米卡默默地同意。伏以斯底諾夫打開自己的急救包來。

「把衣服脫下來，」又有誰這麼貢獻了意見，並且說道：「我來給你挖掩體罷。」

那是米克留多夫。廚子把自己靠近米卡的身邊，從他的身體底下把潮溼的泥土挖了出來。

停止過約莫十五分鐘的雨，此時又開始下了。幾乎同時，從樹叢裏射來的鎗彈却也更急。德國人並不容許咱們的人更接近一步。

「他們的子彈怕是真多。」伏以斯底諾夫說。「你單瞧瞧他們多麼滿不在乎，隨便亂射。」

志願兵們一動不動地躺着，監視着那在雨中朦朧現出的暗綠樹叢。德國人繼續射擊着。

米卡脫下衣服來，仰面臥着，讓別人好料理他的傷處。伏以斯底諾夫忙着替他裹傷怎麼也不把身體高出地平線來。

終於，傷裹好了，米卡緩緩翻過身來。正在這時，他看見身旁的一個少年人征

了怔，像觸到了什麼火熱的東西一般，從頭到腳抖了抖，於是雙手扯着胸膛，突然，手臂挺直一伸，就不再動彈。他已經陣亡了。

在米卡，這是生平第一次看見這種光景。於是他忍不住想起了阿卡西卡，不禁四圍望望他到底是否就在近旁。

可是，阿卡西卡怎麼也不見蹤影。

米卡已經不再感覺疼痛了。和其他的人一樣，他也伏着，注視着那深綠的叢林，從那裏面，子彈仍在不斷射着。「咱們怎麼不就動作呢？」他奇怪着。「看罷，別人已經打傷了我，又打死了我們的一個兄弟呢。」他簡直想叫出阿卡西卡的名字來，想警告他：敵人會射殺他的。

忽然，機關鎗的劈拍聲從灌木林的兩邊爆發出來。向正面射來的德國人的鎗聲，頓時稀落下去。當正面的射擊完全停止，中士馬上又發出口令了：

「機關——鎗！」

於是，機關鎗向着灌木叢射了過去。經過了五分鐘、十分鐘、也許竟祇一分

鐘，中士跳了起來，抓住面前砍倒的一把樹枝，又以完全不像自己的聲音，叫了：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

立刻，人們全都站了起來。米卡·波波夫站了起來，還有伏以斯底諾夫，還有帕西卡·特留比洛夫，也站了起來，他們恰好正在他的身旁。米克留多夫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

祇有阿卡西卡·德維雅丁却怎麼也看不見。「也許已經給人打死，」米卡條忽地，悲哀地想。

於是，他忘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事後回憶起來，他祇能記得那個高個子，紅頭髮，不會戴帽的德國人。這是他刺死了的第一個敵人。他原來想刺他的肚皮，不知怎麼刺刀却通進他的胸膛去了。那德國人拚命抓住他的肩膀，不肯放手。可是，正在此刻，伏以斯底諾夫却趕了上來，用鎗托給那德國人的腦袋狠命一敲，德國人就萎縮下來，像灰麵袋子似地倒在他們腳下了。

米卡還記得，他踏着那倒下了的德國人，用刺刀又去刺殺那射擊着阿方卡的另一德國軍官。阿方卡忽然倒到地上了。於是，帕特卡·什切科諾戈夫和米卡彼此碰上了，幾乎相互碰倒。在他們脚下躺着那德國軍官，已經死了——可是，到底是給誰打死，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

米卡很清楚記得，在戰鬥時，當他發現他的眼睛已經失明的時候，他曾感覺了怎樣的恐怖。他覺着好像有誰把一層黏膜貼到他的眼上了，他發狂似地拿起左手，想把那黏膜撕掉，而終於發現那並不是黏膜，却祇是自己的血液從額上流湧了出來。他不會留意到是誰擊中了他。當他發現他的目光已經恢復，他的歡喜是無限的；在戰鬥中間，他好幾次以同樣的方法「恢復」了他的目光，而一直向前衝殺過去。如果他必須戰鬥整晚，整天，以至於戰到第二天的夜晚，他也定能以繼續增長的氣力，不斷向前衝去的。

戰鬥完畢以後，他記起祖母的話來：「米卡，你的氣力該比那些德國鬼子強多啦。」他自己對於自己潛在的力量也不禁異常驚訝，因為他從來也不會想到過自己

竟會這般健壯。

他又記起，當他看見阿方卡·伏羅比亞夫從死人堆裏又爬起來戰鬥，他曾經感到如何的希奇，可是阿方卡到底作了些什麼，他却說不上來。他對於自己的戰鬥經過，並不能怎樣記憶。有一次，他本想用鎗托去打一個德國人，却打中了一棵矮樹。德國人猛然衝了下來，一頭向他撞去，幾乎把他撞倒，於是，德國人逃跑了。帕西卡·特留比洛夫夫追上去，到底還是把那德國人抓住了。這是他模糊記得的。

這以後，他記得，德國兵們就跑過那寬闊，青綠而多苔的林間曠地，向着沼地拼命飛跑，而機關鎗却從三方面向着他們，像雨點般射了過去。

很令米卡驚異的，就是那些德國人較之他所想像的渺小得多，也脆弱得多，情形不妙的時候祇有號叫呼喊，並且，有許多還戴着眼鏡。

拿狄雅裹着他的傷。他給刺刀刺傷了六處，子彈射穿了手腕，另外還有幾處輕傷。但是所有這些創傷幸喜都不十分沉重。包紮完畢以後，他幾乎不大感覺痛苦了。祇有在夜晚躺得不很舒適或者在白天不經意地作着激烈動作的時候，他這纔感

到痛楚。

他要求不要送到後方去，結果是得到了許可，繼續留在前線。

創傷不久這完全痊愈了。

「真是個好小子！」伏以斯底諾夫又欽佩而又羨慕地說了。「像條狗似的，任是什麼傷，馬上就好了。所以你就這麼不顧一切地硬幹。可是我還得把眼睜大一些，小心爲上。」

伏以斯底諾夫果然連一點輕傷也不會碰上，雖然他也和別人同樣參加了戰鬥，而且戰鬥得也許比許多人還強。他那一雙又長又瘦，舉慣了磚石的勤勉的手，在戰鬥裏從不疲倦地工作着，發出可怕的威力。他一拳就夠打死一個敵人。

祇有米克留多夫受了重傷：兩顆子彈穿過了他的肩膀。他異常憤怒，對伏以斯底諾夫說道：

「我可是怎麼也不上廚房去的，你別想。我也許養這麼一個星期，馬上就又回來。你等着瞧罷。……」

幾乎二十四小時過去了，阿卡西卡，德維雅丁還不會回來，米卡心裏非常焦急，要親自找去，但不曾得到許可。當阿卡西卡出現出來，他的喜悅真是不可言說，好像他的好友是從死裏復生似的。

阿卡西卡倒很幸運，不過頰上受了點微傷，腳上起了些泡子，就逃回來了。他不讓別人把他的傷包裹起來。當拿狄雅一定要裹的時候，他甚至還有些慍惱。

戰鬥過後，不幾日間，她又到他們這裏來，大家談着許多事情，但多半是關於德國人的。

據傳說，西比亞兵已經開到，作戰異常英勇，德國人已經被阻遏了。但不幾天以後他們也許還要前進。氣候一天比一天冷，他們想到莫斯科來取暖呢。希特勒已經明明白白地命令他們直衝莫斯科。在德軍後方，游擊隊俘虜了一輛參謀車和六個醉醺醺的德國軍官。游擊隊問他們打算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回答道：

「到莫斯科……都會大飯店。」

「那麼說，他們竟知道有這麼個飯店。這些婊子養的（請原諒，拿狄雅）竟知

道咱們有個都會飯店！」

「他們什麼都知道，」阿方卡·伏羅比約夫說。「據我看，他們也知道他們這一輩子也到不了莫斯科。他們不過是瞎吹牛，想把咱們嚇暈頭罷了。……」

「前幾天他們散過很多傳單，」特留比洛夫說。「有些傳單裏還包着糖，或者一片臘腸，或者一個白麵包捲。那好像是說：『瞧罷，你們要是屈服，那該可以得多少好喫的東西！』這般賤種，他們自己什麼也沒有喫的，還要吹牛！昨天我看見好幾個俘虜。他們一看到我們的麵包，就全身抖了起來。他們說，他們已經五天什麼東西也沒有吃的了。」

大砲沉重的隆隆聲又開始了。阿方卡注意聽了聽，然後說道：

「是我們的。」

米卡·波波夫初次戰鬥所受的傷，很快就復了原，以後又參加過兩三次小戰。但那初次的戰鬥却似乎堅定了他從前所懷抱的若干信念。現在叫他認定，在戰鬥中一切都須靠賴自己機敏的戰技，並且決心在以後的戰鬥中不僅要不給敵人打死，而

且要少受些不必要的傷。

他在前線生活正如他在後方工作一樣：隨時隨地都努力學習一些特別的技巧，學習這新的業務各方面的祕訣。從來不曾夢想到要在軍事方面來製造什麼前途的他，而現在却異常努力，好像是以做一位上將爲他的目標了。

然而，事實上，他從來的志願却還是想做個優秀的工人。直到現在，他仍然抱有這樣的志望。可是，既然有戰爭在進行着，他也要從戰爭裏學習。他甚至從書攤上買了幾本關於戰術的書。雖然這些書對於他的日常勤務並無直接關係，但每當夜晚，一有機會的時候，他仍然在掩蔽部裏勤勉地讀着。他甚至還繼續研究着福煦元帥的回憶錄和鄧尼斯·達維多夫的「戰爭日誌」。

一天傍晚，初次戰鬥中曾經指揮過他們的那位中士，來到了掩蔽部，問道：

「誰是波波夫？」

「是我，」米卡回答。

「我要跟你談兩句話。記得我嗎？」

「當然，中士，」米卡說。「我當然記得您。」

當然，他會記得那初次戰鬥中的中士的。而這中士，也正不會忘記他。甚至連他的姓也記住了——波波夫。

「我叫安東·克隆米赫，」中士告訴他，於是乾脆地說明了所要辦的事情。他要去担任某種特別的敵後搜索，祇帶少數的幾個人——至多不過七、八個——這些人，他是得到了許可要憑他自己來挑選的。

中士看起來約莫二十歲，至多也不過二十一歲。雖然祇比米卡大兩三歲，但已經有了指揮官的威嚴儀表和指揮官的那種聲調語氣。米卡記得，當戰鬥正在高潮的時候，這年青的小子曾以一種多麼凜然不可犯的神氣發出口令來，完全不像他平時的聲音。在平時，他的說話是異常簡單而且沈靜的。

「高興做搜索工作麼？」他問米卡。

「也好，」米卡幾乎是冷淡地回答，努力想隱瞞着自己衷心的歡喜。於是，仍然隨意似地添說道：「說起來，我學過發射擲彈筒呢，可是一直還不會得到機會好

好地發射一次。」

「好，我們可以從敵人那裏奪一門來，」中士說，「那麼，你就有機會施展一次。」

「好極了。」

「我還想帶去你的一兩個伙伴，可是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中士繼續說。

「他們全是好孩子，我的這些伙伴們——全都是，」米卡告訴他。

在清晨，搜索班組成了，有特留比洛夫，伏羅比約夫，什切科諾戈夫，至甚還有伏以斯底諾夫。祇有阿卡西卡起先並未參加。

「你不要去搜索一下麼？」米卡問他。

「我倒是喜歡去的，」阿卡西卡說。「你當然很知道，祇要是冒險性的，我總愛做。」

於是，阿卡西卡也參加了。

軍隊生活，正和其他苦事一樣，必須經過多少磨鍊，先要習慣了這種生活，然

後纔不致感覺任何困苦。

最初，米卡變得很快瘦，並且好像喪失了原有的活氣。在許多夜晚，突發的射擊聲將他驚醒，也有許多夜晚他根本沒有入睡的機會。

而不久以後，正和他消瘦得太快一樣，他的體重也很快地增加了上來。

當他出發搜索以後，他開始感覺磨鍊已經真正完成了。他們在森林搜索着，飄忽無定。時常，有許多天，他們沒有什麼吃的。可是，米卡和別的年青人們，仍然照樣感覺愉快。

搜索班在敵後偵察，破壞敵軍司令部間的連絡，有時，也襲擊敵人的司令部和那些在敵人根據地附近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敵軍的參謀車。

有時，他們也和敵人優勢的部隊小戰；但這些祇是短促的遭遇戰鬥。在多數時機，他們總是設法不發一彈而達成使命，安全地回到司令部來。

林間發出菌子的香味，雖然初冬的寒意已把野草變成黃色，而在清晨，草上則鋪着銀白的寒霜。

青年人們在黎明以前出發，夜暗回來，有時巡遊到五天或者六天。

敵人，在通到莫斯科的進路上被擋住了，但正在準備一次新的攻勢，在招致着預備隊和軍火。安東·克薩米赫所率領的搜索班就是以這爲對象而工作的。全班每一個人都明白自己是負了一種責任重大的任務。

「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中士說，「我不用告訴你們，我們決不活着投降。敵人別想我們會這麼做。」

說這話的第二天，也許第三天，弟兄們正就歸途，離開司令部已不很遠，但在一個村落附近，却被一大羣剛由森林出現的德國兵們發覺了。克薩米赫中士已經發覺敵人，同時也注意到離自己約莫三十步的地方，有一處深約尺半的凹坑。

「跟我來，」他命令着，同時向坑爬去。

米卡·波波夫在中士後面跟着爬。德國兵已經對他們開鎗了——其餘的弟兄們來得及爬進土坑麼？

「阿卡西卡！」米卡叫了。

但跟着爬來的却不是阿卡西卡，而是伏羅比約夫。其次，是伏以斯底諾夫和帕特卡。什切科諾戈夫。最後，是帕西卡·特留比洛夫。

「都來了嗎？」中士問着，眼睛仍然監視着敵人，並不回頭來看土坑。

「不，還不全，」米卡回答。

四個弟兄，阿卡西卡也是其中之一，被阻隔了在路上的什麼地方。

「阿卡西卡！」米卡又叫。

另一弟兄，阿圖可夫，爬了上來。但阿卡西卡仍然連影子也沒有。

「不忙射擊，」中士沈靜地說。他看見伏羅比約夫在土坑邊上已經架好機關鎗，待機射擊。「讓那些德國人再走近一點。」

「好的，中士，」伏羅比約夫響亮地回答了。他正愉快地看着那些德國人。雖然坑裏祇有他們七個，而對着也許一百個以上的敵人，但他全不在意。

德國人已經越野跑來。阿卡西卡仍然怎麼也沒有蹤影。他莫非已經怎樣了吧？

「阿卡西卡！」米卡第三次叫了，正想爬出土坑前去救助他的好友，恰好這

時，阿卡西卡却終於趕了上來。

「我到底並不是空手跑路的呢，」他宣稱着。「你知道，我不得不馱着一挺機關鎗。」

「現在，我們是八個啦，」米卡說。

其他兩個——烏斯曼諾夫和安得隆尼可夫——也趕上來了。

「十個啦，」米卡數着；於是，把機關鎗拿了過來，安置在土坑的右角。

此時，德國人已經很近。一個軍官在他們前面跑着，叫着，好像在請什麼人等等他，或者是在趕着火車似的。

「等着——等着！」

這裏，弟兄們已經可以看清他的制服和肩章的顏色。他已經很近了。

「羅宋——投降——投降！」他吼叫着。

「當真，可不，您等着——咱們降給你看罷！」阿方卡諂媚似地說着，同時，惡作劇地對中士瞥了一眼，懇求道：「班長，您讓我來他們一下子罷。我祇要關拍一

聲，就把這般賤種全都結果啦。」

「發射！」中士簡單地說了。

以最大的滿足，阿方卡給那些跑上前來的德國人放出了一長串子彈。那軍官忽然做出要學鳥飛却飛不上去的樣子，他展開了手臂，抽筋似地幌了幌，撲通一聲，沈重地倒下了，再也不能爬起。

緊跟在後面的約莫有十個或十五個德國兵也被擊中，但是其餘的却幌了兩幌，伏了下來。

伏以斯底諾夫蹲在阿卡西卡帶來的機關鎗旁。

「怎麼，咱們是等他們走近呢，或者就掃射起來呢？」他問那中士。顯然，他已經等得無聊得很。

米卡·波波夫遺憾着他們不會帶一門擲彈筒來，祇好瞄準着那挺衝鋒機關鎗。

帕西卡·特留比洛夫也有一挺。他們一共祇有兩挺這種衝鋒機關鎗。其餘都是普通步鎗。

「不用忙，」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思索後，中士回答。「還可以等。讓他們再走近些。」

他們已經走上來了，但這次却是從村落那一方面。

伏以斯底諾夫拿起他的機關鎗來，也迎到那方面去，耐心等着。

「羅宋！投降！」

「總是那老調兒！」伏以斯底諾夫唾了一口，說着。「從來不曾見過這種傻貨。」

又這麼性急，這麼神經質的，好像非要咱們馬上投降不可，等得不耐煩呢……」

從村落那面出來的敵人正向着他們衝來，伏在空地上的，也早都爬了起來。

「看情形，非到晚間鬧不清楚，」看了看敵人，伏以斯底諾夫又說了。「上來的敵人可真不少。」

德國人已經包圍了土坑，叫着：

「羅宋，投降！」

「好極啦，馬上就來，」阿方卡·伏羅比約夫回答，格格笑着。「既然三番兩

次這麼求着，咱們總不能不安慰您一下子啦。我可再也不能忍耐了。」

「射！」中士命令着。

一串子彈馬上衝破了德國人的圈子。他們又伏在地上，在村邊和空地上留下了三、四十具死屍。

米卡·波波夫正凝望着森林的邊緣，在那裏，似乎有什麼動作在進行着。終於，他明白了那是怎麼一回事：德國人正拖着—門砲，來到了森林的邊緣。

「中士，我看他們要對咱們開砲呢，」他說。

「是擲彈筒，」中士改正他。「兩門擲彈筒。」

於是，他轉眼再看村落那邊：在那裏，也有動作在進行着。

「那邊還有一門擲彈筒，」他加說道。

「想想看，這般德國人多麼看得起咱們，」阿方卡·伏羅比約夫說。「雖說這般強盜都是蠢豬，可是倒可以算得個文明民族。瞧罷，該派了多少人來對付咱們幾個俄國人，還帶着三門擲彈筒呢，就是他們馬上把長射程砲也調了上來，在我看，

也是一點也不足爲奇的。」

阿卡西卡·德維雅丁正站在土坑邊上，沈思地望着那森林，他握着一支步鎗，已經發射了兩次。

「你射中敵人沒有？」米卡問他。「也許射中了而自己却不會注意？」

「我沒有注意，」阿卡西卡承認。「也許射中一個吧。」

「你不能不瞄準就射擊，阿卡西卡，」米卡忠告他。「老實說，咱們並沒有多少多餘的子彈。要記着……」

米卡還想說些別的什麼，可是敵人的擲彈筒却已經開起火來。赤燄一閃，於是一聲爆炸，最初的幾彈離土坑還相當遠，但是越來越近。在擲彈筒掩護之下，德國人又前進攻擊了。

「射！」

鋼彈狂風驟雨似地從土坑發射出來，歡迎他們。有些倒下。其餘的却仍然不斷前進，因爲他們相信擲彈筒會給他們庇護的。

「射！」安東·克隆米赫又命令着。

土坑裏的人們以他們的機關鎗，步鎗和衝鋒機關鎗，拚命發射。突然，烏斯曼諾夫幌了幌，鎗從頭上扔了過去，倒到了坑底。

以後，阿方卡·伏羅比約夫就不再玩笑了；他專心致志射擊他的機關鎗，瘋狂地工作着；他幾乎來不及更換圓盤。可是，有一次，他仍然對什切科諾戈夫說道：

「我倒真想知道究竟我能值得多少。到此刻為止，我至少幹掉了他們四十個。你說我該幹掉多少纔算夠本？」

「要留着本錢，纔不算賠本，」帕特卡莊嚴地回答。

「我不過是說——萬一怎樣。……咱們可不能賤賣，」阿方卡又添說着。

首先受傷的是阿卡西卡·德維雅丁，右手腕中了一彈。

米卡立刻把他們扶到土坑中間，在傷處繫上繃帶，並且急忙檢查着，看看有沒有別的傷處。沒有。那麼，米卡就仍然回到原來的位罝，而阿卡西卡則繼續坐在坑底，較之戰鬥開始的時候，神情更其沮喪，也更為沈思了。

不久以後，安得隆原可夫也滑了下來，蜷曲了。特留比洛夫頭部受傷，也倒了。

從土坑發出的火力逐漸稀薄，祇有阿方卡·伏羅比約夫憑瘋狂地，不停地射擊，閃電般地更換着圓盤。

伏以斯底諾夫却冷靜得多。他的射擊異常平均。

於是，忽然，阿方卡·伏羅比約夫也抽搐地抖了兩抖，緩慢地滑到坑底去了。「那麼，到底，我是給打中了，」他以低微得不大能聽見的聲音喃喃着，於是，把頭擱在自己右手上，滾了下去。好像不過是打盹似地那麼安靜，愉快而勇敢的小阿方卡死了。

中士頂替了上去。機關鎗還很完好，還可以使用。但是一聲猛烈的爆炸將伏以斯底諾夫的機關鎗連着土坑邊緣一齊打跑，掀起了扇形的一堆泥土。

和泥土一齊，伏以斯底諾夫和什切科諾戈夫也都被拋到坑底來，像被一陣暴風刮了下來似的。

米卡開始在泥土裏發掘着伏以斯底諾夫的機關鎗。

德國人暫時停止射擊，又叫喊了。

「羅宋，投降！」

正在這時，原來倒在坑底一動不動的帕西卡·特留比洛夫却從自己所流出的血沼裏抬起了頭來，嘶啞地說道：

「決不！聽見我說的嗎，米卡？怎麼也不能投降。他們降服不了我們。他們祇是賤種！聽見嗎？」

「我完全聽見，你放心，」米卡說着，一面拚命拖着伏以斯底諾夫的機關鎗。忽然，在他身旁的土堆裏似乎有什麼掀動。伏以斯底諾夫把他的流血的頭從土裏鑽了出來，口裏吐出着土塊和血液。

「看，米卡，」他說，「這就是我們拚命保衛着的土地，我們的這又苦又甜的土地。」

「羅宋，投降！」

在土坑的一邊，敵人幾乎已經臨近坑邊了。中士正對着他們發射着鐵彈。

「爲了英勇的阿方卡·伏羅比約夫，我們的一個最好的機關鎗手！」

回答這鐵彈的，是暴風似的敵火。雨般的火焰射到了土坑裏來。

「啊，我們完結了，」阿卡西卡突然高聲喊叫，跪了起來。「什麼全完啦……」
米卡丟開機關鎗，跑向阿卡西卡身邊。抓住他的肩膀，他把他又扔回坑底去。

「你怎麼啦，阿卡西卡？」他說着，聲調異常恐怖地。

他忽然爲他的好友感覺着非常的羞慚，和驚異。無論如何，帕西卡·特留比洛夫還不會死。中士還十分頑強。伏以斯底諾夫正由死裏復生。並且，阿方卡·伏羅比約夫也許還能聽見他們的說話。

阿卡西卡，精神完全頹敗，蹲在坑底了。

伏以斯底諾夫已經把兩腿拖了出來。他正看着他的那挺機關鎗。米卡爬了過去。

「稍等一等，科斯卡伯伯！我給你把鎗架起來，別怕。……我也給你把那些傷

裹起來……」

他舉起機關鎗來，而同時，感覺了心頭有一陣摧心似的重壓，胸口像在燃燒，有什麼火熱而溫暖的東西在他的襯衫下面流淌。

他倒到了地上。他怎麼也不明白自己遭遇了什麼，祇是覺着痛得厲害。他躺下來，伸直，把頭枕在一塊土塊上，撕扯着自己的襯衫。他感覺着窒息。

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有人這麼地扯開自己的襯衫的呢？啊，是的。他記起來了。那是在灌木叢邊第一次戰鬥的時候。他身旁有個弟兄在臨死以前曾經這麼扯開過自己胸前的襯衫。

那麼，他也就要死了？已經是就要死麼？死得這麼快。在他心裏，種種人和種種事的幻象，都奇怪地連到了一起，映了出來，而他好像又一次地聽見了以前所聽過的許多語言——有些祇是在幾天以前，有些却已相去十年了。

那年老的簿記員，不知爲了什麼不可解的理由，曾經對他說過：「當我着着你，狄米特里·瓦西里葉維奇，我感覺十分慚愧。」

他的祖母曾對他說：「感謝上帝，我們是俄國人。除了自己的家鄉，我們能逃到哪兒去？」

而當卡車已經開行，那裝着木腿的老人米赫葉夫還追上來給他們說着的，那到底是什麼呢？「那些德國人還會給你們來一套圈兒把戲的，可你們就給他們來兩個圈兒圈住他。怎麼也別害怕。他們幹不過咱們俄國人的。」

這一切都回到他心裏來了。還有，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祖母慣常指着父親的照片，告訴他：「瞧，小米卡。這人多漂亮，這是你父親呢。」而她，却啜泣了。她從來不曾告訴他父親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而米卡也裝作並不知道。其實，他老早就已經知道。他從來就知道的。

忽然，他想起了他的六絃琴。在這裏，他是無助地躺着了，而這時，隣家的女孩子們也許正在彈着他的六絃琴吧。而他，却連爬起來也不能夠。

可是，他是要爬起來的。他不過躺這麼一會兒，馬上就爬起來。這時，他記起了他慣常在清晨騎着竹馬馳過那空的走廊，自以為那竿子就是一匹駿馬。那時，他

還不過是那麽小的一個小孩子呢。

現在，他已經長大了，而且在前綫戰鬥。而帕西卡·特留比洛夫在臨死以前還這麼對他喊過：「決不！怎麼也不能投降，米卡！」而伏以斯底諾夫還說過：「拚命保衛……爲了我們這又苦又甜的土地！」

米卡現在就是躺在這土地上的。

不！他不要死。他要馬上起來。這也許很困難，可是他非要起來不可。但是，怎麼這麼窒悶呢？這已經是寒天了，十月了，可是他却喘不過氣來，不能呼進空氣。他非要扯開自己的襯衣不可。

於是，他的注意被另外的一件事吸引過去了。阿卡西卡不知什麼時候又跪了起來。他跪着，揚着他的手。在他的一隻手裏，有着一條白色的什麼。

是什麼呢？啊，是的！白的繃帶，那正是米卡替他繫手的那條繃帶。正是米卡給他的那條繃帶。

窒悶的感覺變得不可忍受，心頭的重壓似乎要把他的心臟整個壓平。苦痛無法

支持。他不敢動彈。

中士還繼續射擊着。那麼，一切都還很好？但是，可惜的是中士還沒有看見阿卡西卡在揚着白的綳帶。

阿卡西卡站在中士身後了。阿卡西卡是高長的，比中士長，而他却在搖着一條白的綳帶。

可是他米卡還不會斷氣。他不要死。他不能死。他不可以死。

忍着痛，掙扎着使自己坐了起來，靠着土坑的牆壁，他抽出一隻沈重的手鎗來，這是在戰鬥中俘來的戰利品，於是，他的全心，全生命，全部生的欲望都灌注起來，他十分細心地瞄着準。終於，他發射了，射中了阿卡西卡·德維雅丁的太陽穴。

緩慢地，異常緩慢地，德維雅丁的膝頭彎了，似乎是想要坐下，但是，終於撲通倒下了。

當鎗聲從坑裏發出來的時候，伏以斯底諾夫和中士都回頭望了。他們什麼也沒

說。於是，中士仍然轉過頭來，轉向自己的機關鎗。

伏以斯底諾夫看了看德維雅丁的屍體，又看看米卡。他什麼也沒有說，祇是看着。

他的眼睛睜大了，清明，光亮，天真，正如小孩子的一般，平時的那狡猾的眨眼，此時連一點痕迹也沒有了。他眼看着那兩個年青人，心裏在想着什麼。

那思想雖然祇經過一瞬，但却有如一個世紀。

在那一瞬間，他也許是在想着這兩個青年人是怎樣生活過來的吧。他自己就親眼看見過他們是怎樣生活過來的。於是，他也轉過頭來，轉向了自己的機關鎗。

安東，克薩米赫中士繼續射擊着……

就是關於這，乃是我所要寫的：關於這些永遠也不能被征服的青年人們，關於這繼續射擊以至最後一彈的中士。

這一切均發生於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月，在摩查依斯克境內某村的近旁。

祖國的兒女們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原著人

巴弗爾·尼林

譯述人

麗 尼

發行人

張 靜 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重慶·昆明

定價二百五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87
77741

59173/177
21999